

友聲

交通了；教授光環在頭上亮著，學生地位在心中暗著；知道怎樣做對自己最好，卻不知怎樣做對學校最好；升等雖然變難了，做老師卻一下子變得容易了。不能有夢，該是離去的時候了。

直到那天，一個學生提醒我；人文的老師是校中少數可以談心的對象，而共同科老師應該在生活觀照上先深遠地影響他們。因為交大的學生，在畢業後，必是中堅，他們無可避免地要站在社會的大座標上，為整個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剎時，把我從「願為五陵輕薄兒」「天地興亡兩不知」的個人無望中棒喝了出來。雖然不願保有職業，仍然還能保有志業。我願仍留下一門課，在那樣一

個班上，我會好好的認識、了解、關愛我的每一個學生。將人文理想的夢與人分享，也將把今日的期許化作明日的回饋。同學對像我這樣一個淺薄老師的深深祝福，再一次提醒了「老師」的意義，讓我在離開講臺後，知道生活中：「我是學生」！

此時，綜一館六樓的陽光細細地環抱著我，它絮絮地提醒我過去的溫馨、現在的溫暖，在同學們太陽般的朗照中，我希望過、感動過、努力過，在日腳二十年如一瞬的游移中，你們讓我，不再沉重，輕一鬆一地一走一過。

四月二十三日誌於交大

北京來鴻

廖慶豐

今天從台北經香港飛北京，看了361期《友聲》「笑看梅竹半甲子」P31我有話要說。

在民國60年，蕭瑞洋學長（電信61）主辦的第三屆梅竹時，因兩校同學氣氛過於火爆，甚至還上告到全國足球協會的國家裁判；所以第四屆（民國61年）未設錦標賽（總錦標由主辦方清華保管），只辦了接力、拔河、演講（英語）與辯論四項友誼賽及其它康樂活動。

第五屆（62年）由交大主辦，我擔任籌委會（由交大六人、清華五人組成）主席，在寒假第一次會議就訂下了幾項原則：1.儘量集中各項比賽於一週內，以免耽誤課程學習。2.籌委會應以中立的立場使得年度大賽順利進行。3.我們甚至嘗試著替傳統訂下規矩，規劃了11個（籃、排、足、棒、棋、橋、演、辯、接力、拔河及趣味競賽）以團體隊為主的單項錦標，以免每年各校一旦出現了奧運級選手則力爭增加一個單項，而徒增兩校同學之間無謂的爭議；雖然當年的作法有點替杞人憂天（一笑！）；至少程天縱學長（電工63級）就不太贊成我的提議；不過好像連續七、八年都是以此11項決勝負，也算我們的後見之明吧！

我的澄清將使得統計29年來的結果改成交大十勝、清華九勝、三次平手，七年停辦，我無意為交大連續八年未贏回總錦標平反，實在是想讓歷史的歸歷史，同時也為在校同學及師長們打打氣。

比賽一定要求勝，（勝之以武，但不至於你死我活或用小動作），畢業二十多年，兩校同學在天涯海角重逢時無不津津樂道梅竹往事，當年設立「梅竹賽」的宗旨，是要這兩所理工學府透過體能及文藝的競技而達到五育並進的平衡發展；兩校精英都屬於業餘中的業餘，在不妨礙專業課程的學習過程中，而能聚集同好在優良教練的指導下又能奪得錦標，那肯定能為帶動風氣產生重要的影響，否則豈不是「捨本逐末」？畢竟清華交大兩校都是培養跨世紀工程師的搖籃，萬萬不可「因噎廢食」或甚而「本末不分」。